

黃

興

俠

骨

雄

心

王 成 聖

七十二健兒，酣戰春雲湛碧血，
四百兆國子，愁看秋雨濕黃花。

上一聯，係民國元年三月二十九日，首都南京各界舉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追悼會，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黃興哭輓舉義同志、殉難烈士之作。在此一年以前，黃興曾代理三二九廣州起義總指揮，親率中國同盟會各省精英，力戰清軍，他右手中彈斷二指，足部亦受彈傷，流血不止，幾難支持，同志則或死或被執，損折殆盡，但是他仍隱身一小店中，舉槍連斃清軍七八人，方由店夥授予舊衣更換，扶創避往廣州河南，看見一戶人家門首貼有喜聯，知是革命機關暗號，他踉蹌奔入，果獲女同志徐宗漢掩護，在清吏緹騎四出，通城大索聲中逃出廣州，倖免於難。五閱月後，武昌起義，民國肇建，黃興又從香港馳赴上海、武昌，受到革命軍一致擁戴，出任民軍總司令，鏖戰陽夏，力拒清軍北洋勁旅，不支敗績，返滬策劃東南各地獨立，同揭義旗，被舉為中華民國

臨時政府大元帥，黃興力辭不就，請以首義地區鄂軍都督黎元洪自代，既聞中山先生已在返國途次，欣然而告諸同志說：

「孫逸仙先生將次歸國，可當此任。興願領兵北伐，誓搗黃龍，以還我大漢河山而後已！」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元月一日，中山先生蒞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黎元洪副之。當時各省代表紛紛主張仿效法國政制，行責任內閣制度，推黃興為總理。但中山先生認為美國之總統制適用於我國，黃興即奉中山先生之命出任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迨南北議和，南方議和代表伍廷芳、溫宗堯等切實允諾推舉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換取清帝退位詔書，實行南北統一。中山先生向參議院推舉袁世凱，獲得通過，四月一日孫黃即通告辭職。黃興勉任艱鉅，改任南京留守府留守，在缺乏經濟支援之下，辦理政府機關結束事項，編遣數十餘萬眾的駐京革命部隊，任勞任怨，幾於焦頭爛額，無法支撐。及至稍有所成，旋即取消留守府，樂為中華民國之一公民。在民國鼎革初期，舉世同欽的開國元勳黃

興，曾經向他的老同志，參謀長李書城吐露過他的心聲，他說：

「孫中山先生是同盟會的總理，他未回國時我可代表同盟會，現在他已在回國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滬，搶先一步到南京就職，將使他感到不快，並使黨內同志發生猜疑。太平天國起初節節勝利，發展很快，但因幾個領袖們互爭權利，終至失敗，我們要引為鑒戒。肯自我犧牲的人纔能從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緊的是團結一致，才有力量打擊敵人。要團結一致就必須不計較個人的權利，而相互推讓。」

黃興在中國大革命時期轉戰南北，出生入死，革命黨屢次起義多以他任指揮之責，革命成功，民國建立，他又功成不居，謙讓無爭，具見他人格的偉大，胸襟之磊落，及其對於革命事業的忠誠純潔。因此，他贏得了舉國朝野人士對他的致一致崇拜。民國初年，他乃與中山先生、袁世凱暨黎元洪，並列為開國四大偉人。

黃興原名軫，字慶午，又作厘午、董塢、董午、近午。前清同治十三年甲戌（一八七四）九

月十六日（陽曆十月二十五日）誕生，小於中山先生八歲。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黃興三十一歲時，糾合同志擬乘慈禧七十誕辰之日在長沙起義，一舉炸斃省垣大吏，事洩逃亡，因為清吏指名嚴令通緝，他才改名興，字克強。他曾向革命同志表示，他的新名字隱寓三句革命口號，是即為：「興我中華，興我民族，克服強暴。」這三句口號也代表着他一生的志業與行誼。

出生地是湖南善化榔梨市，善化在明朝隸屬長沙府，清朝與長沙縣並為府治，民國後併入長沙，所以照現代的說法，黃興應為湖南長沙東鄉人，他的出生地距離長沙省城約為三十里。

馳馬擊劍有任俠風

父筱村，秀才，母羅氏，世代耕讀為業。黃



民國元年臨時政府時期，出任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的黃興。

興降臨人間一週歲的時候，父母為他行辟邪禮，俗稱抓周。在一隻盤子中盛以刀劍弓矢、珍寶服玩，讓他任意揀取，看看他將來的性行和志向。當時，在襁褓之中的黃興，他便左手抓刀劍，右手抓筆墨，旁觀的親友，不由高聲喝采，熱烈鼓掌，紛向黃筱村夫婦道賀，黃筱村夫婦也是十分歡喜，向那些親友們說：

「莫非這個孩子將來還有出將入相的希望。」一時興起，便將家中存放的滿清光翎頂戴，試給黃興戴上。可是黃興竟大為不懌，自己硬拉下來，拋在地上。當黃興長大成人，奔走革命，長沙東鄉的父老，就都說黃興在襁褓之中就視滿清的名器為仇，正如俗諺所說的「即小見大」了。這當然是一樁巧合，但是也給黃興所從事的革命工作，增加了不少宣傳力量，長沙同鄉都渲染附會的說：黃興是天生的革命志士。

黃筱村早逝，黃興是由寡母羅氏撫養成成人。七歲入塾，天資穎慧，平時沉默凝重，不苟言笑，跟同學也不常往來，更少從事遊戲。因為他在學文之外，又復耽於習武，經常都很忙碌。

少年時代的黃興，愛騎烈馬，喜歡舞劍，武術已有相當的根底。在這時候，他才開始交朋友，從游之輩，很不在少，但却都是燃槍弄棒，騎馬射箭的習武少年兒郎，與同塾同學，依舊落落寡合。

塾師教黃興作文，發現他不喜歡啣啣括帖之學，所作的文章，頗有奇突之

處，曾經諄諄告誡他說：

「你的文字，縱橫排宕，用之於圍場，考舉人，考進士，那倒還差不多。倘若你想用來考中一名秀才，可就大非所宜了。你總不能不中秀才就去應會試，赴春闈，中舉成進士呀？」

黃興敬謹受教，從此潛心經史，在章句之學上痛下功夫。果然不負他寡母和塾師的期望，十九歲便補博士弟子員，二十歲食餼，成了廩生，接着便應會試，考舉人，臨行之日，親友置酒為他祖餞，人人都說來日春秋榜上，必有飛黃騰達之一日，唯有黃興雙眉緊皺，愀然不樂的向眾人說道：「其實我志不在此，這次赴省應試，不過藉此機會，游覽各處風景而已。」

黃興畢生最早為人傳誦的兩句名句，所謂：「一第豈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頭親。」詩題原為「別母應試感懷」，那一次他是應鄉試考舉人，臨行之際口占此詩以慰堂上老母，在此以前，黃興中過秀才，補了廩生，還曾支過清朝的廩餼銀兩。中秀才的前兩年，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二），黃興十八歲，和他的元配夫人廖淡如女士結婚，廖女士共生三子二女，子一歐、一中、一襄，女振華、德華。辛亥（一九一一年）黃花岡之役後，由於女同志徐宗漢掩護脫險，相偕同赴香港，黃興在醫院將動手術，院方規定須由直系親屬簽字同意，情不得已，徐宗漢乃冒稱黃興之妻簽字於同意書上，其後復殷勤侍疾，雙方竟萌生愛苗，徐宗漢成爲了黃興的續配，締結一宗革命姻緣。

當年徐宗漢正是文君新寡，她的前夫是廣州富室，名門巨族之後海豐人李晉一。徐宗漢籍隸廣東香山（今中山縣），初名佩萱，也是因為從事革命的關係，將閨名改為宗漢的。她和李晉一生了子女各一，子李應強、女李若鴻。這兩個孩子都被黃興接到他家同住，撫之如同己出。宗漢再醮後，又給黃興生了兩個兒子，一名一美，一名一球。此外黃興家中還有一個名叫文子的女孩，據說是黃興旅居日本的時候，與一位日籍女郎的愛情結晶品，因此，黃興的家裏一直都很熱鬧，大大小小的孩子一共有十個之多。

青年時期的黃興，魁梧健壯，賦性豪爽，他曾從瀏陽國術家李永球習烏家拳，又好馳馬擊劍，平時有任俠風，愛打抱不平。在長沙東鄉一帶扶危濟傾，鋤暴安良，因而經常傳出黃興的俠義故事。長沙父老，多年以還猶仍津津樂道。其中最膾炙人口的，則有兩件。

痛懲劣紳斬童老公

其一是東鄉劣紳曾某，垂涎鄰家某婦美貌，竟設計陷害其夫，使之入獄，然後恃強將鄰婦奪回家中，事為黃興所知，義憤填膺，揚言必將施予痛懲。可是曾姓劣紳做賊心虛，邪不敵正，一見黃興便避之猶恐不及，使黃興得不着伸張正義，加以懲治的機會。

有一天，東村某甲給他的兒子娶媳婦，某甲和黃家是姻親，黃興應邀前往喝喜酒。冤家路窄，恰好劣紳曾某也在座，他一見黃興，大驚失色，只是急欲起身躲避時，已經來不及了。

眾人但見黃興不動聲色，但却故意往曾某的身旁一坐，漫不經意的一伸手，將一杯濃茶碰倒滾熱茶汁，全部潑在曾某的新袍褂上。

在眾目睽睽之下，曾某顏面攸關，不得不站起身來埋怨的說：

「黃秀才，你這是在做什麼？」

然而，一語未竟，黃興即已義正詞嚴，抗聲答道：

「我只不過弄濕了你的衣裳，你已經不能忍了。像你那樣污佔人妻，又叫人家如何忍氣吞聲呀！」

語罷，一把抓住曾某，揮拳便打，直把曾某打得面赤臉腫，遍體帶傷。若不是在座的人唯恐鬧出人命，急起勸止，曾姓劣紳早就被黃興一頓拳脚打死了。

從此，曾姓劣紳銷聲匿跡，不敢再胡作非為。黃興的俠名，也就傳遍遐邇。

第二件事，場面更大。早年善化民風强悍，山區尤不乏盜匪，他們出山打家劫舍，往往連劫數家，釀成巨案。受害人訴諸官府，清吏不過虛張聲勢，派員下鄉查緝一番而已。黃興以桑梓為重，慨然引保境安民為己任。他挺身而出，號召鄉民，組織了一個守望相助，互為支援的鄉團，盜風果然為之稍殺，東鄉鄉民正額手稱慶，忽有一名悍匪童老公，糾集了一百餘名嘍囉，公然向東鄉某村挑釁。通常，盜匪來勢如此其猛，即連清吏官兵亦不敢攔其鋒。但是東鄉鄉團在黃興主持之下，訓練有素，保鄉心切，仍然鼓勇拿起槍棒鋤頭和童老公的股匪拚命。雙方力戰，鄉民漸

漸不支，勢正危急，驟見黃興馳馬突入莊內，嗚叱叱，直向羣匪奔去，揮刀猛砍，手刃悍匪數名，尤且將童老公一舉成擒，細綁起來，餘匪見黃興勇不可當，一閃而散，抱頭鼠竄而逃。

隔了許久，善化知縣方始率領官兵衙役趕來支援，其實他是在放馬後砲，打算等股匪洗劫撤走後追趕一陣，敷衍了事。但當善化知縣眼見黃興狀匪數名，且將童老公擒獲，不禁喜出望外，他連忙上前向黃秀才賀功，並且表示即將童老公押赴縣城歸案，黃興雅不欲清吏冒功請賞，便一聲冷笑的道：

「生員捍衛本鄉，那是應盡的義務，何勞貴縣來賀。何況朝廷命貴縣出宰善化，原期貴縣除暴安良。貴縣平時對捕盜之責廢弛不顧，現在看到盜首被我們擒獲，就要將盜首押赴縣衙懲治，那豈不是強奪我們的功勞，而為一己邀功，達到你升官發財的目的嗎？請貴縣放心，這盜首童老公，生員自會加以懲處。」

一席話說得善化知縣瞠目結舌，不知如何措答。黃興却已搶先一步，拔出腰間寶劍，一劍梟去了童老公的首級，然後徐徐的再向善化知縣說：

「我這一劍，不是要比貴縣對付盜匪的手段，直接痛快得多了嗎？」

善化知縣眼望着地上身首異處的童老公，盜首已死，無由請功，對黃興尤無可奈何，他祇好廢然率隊退回縣城。

這是黃興第一次對清吏的公然反抗，他總算

寸陰是競尺璧勿寶

在早年的革命同志之中，和黃興訂交最久的是周震麟，因為黃周兩家是世交。黃興的父親黃筱村，和周震麟之叔周理琴，曾經同在長沙授館，時相過從。所以黃興、周震麟在青年時期即已結識。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設兩湖書院，招考湘鄂兩省優秀子弟入院肄業。黃興在稟明堂上以後，獲准赴鄂投考，榮獲第一，自此進入兩湖書院就讀。很湊巧，他和同時考進兩湖書院的周震麟同住一間宿舍，而且前後歷時達五年之久。

黃興入兩湖書院之初，正值光緒秉政，百日維新。康有為，梁啟超暨譚嗣同等六君子的相繼重用，厲行改革，給舉國朝野帶來了莫大的希望。然而霹靂一聲，戊戌政變，光緒被囚，慈禧三度垂簾聽政，康梁逃到國外，六君子見殺菜市口，昏庸顛覆的舊黨重新掌握政權，硬逼着瀕於危亡的中國大開倒車，違反世界潮流。這一次劇變大有雷霆萬鈞之勢，使全國的有識之士，都深切體認非推翻滿清不足以救亡圖存。黃興蒿目時艱，痛心疾首，自亦不能例外。但以他的學養精深，素性沉默，從不將他內心從事革命的熱望形諸於色。他只是利用在學期間，竭盡全力的充實自己，黃興在兩湖書院時的發奮苦讀，勤於鍛鍊，在同窗之間是人人欽敬，個個讚佩不置的。他曾作了筆墨銘各一，作為自我惕勵的座右銘。其筆銘是：「朝作書，暮作書，雕蟲篆刻胡為乎？投筆方為大丈夫！」志氣抱負，直追班定遠。墨銘

則謂：「墨磨日短，人磨日老，寸陰是競，尺璧勿寶！」由而可見他是如何的愛惜光陰，以及他的用功之勤。

兩湖書院有一百數十名學生，每餐開飯，鳴鐘為號。但因餐廳與教室距離頗遠，學生往往在未鳴鐘後，即已麇集在飯廳週圍，一聽鐘響，立即入內開動。唯獨寸陰是競的黃興，獨自一人坐在教室裏，潛心苦讀，必定要聽到鐘聲響時，方始整理筆墨書籍，從容的步向餐廳用餐。因此，他經常是人到餐廳門口，而與用餐已畢的同學劈面相逢，只好枵腹而返。肚子餓了，便命校役去買點饅頭、燒餅充饑。更由於天長日久，所費不貲，他便一天只喫一頓，同學勸他何不早離教室一步，免得頓頓撲空，常日挨餓。然而黃興爲了珍惜那一小段時間，堅持他自己的原則，縱使饑腸轆轤也毫無怨言。

兩湖書院創始之時，正張之洞倡呼「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際，張氏幕府，有極端守舊的梁鼎芬，也有刻意求新的辜鴻銘。因此，兩湖書院的課程，除了中國固有的經史文學，尤有當年最稱新穎的天文、輿地、數學、測量、化學、博物、兵法及兵操。各科老師，都是張之洞等多方延攬而來的權威學者。黃興是最用功的學生，對於每一門課程他都悉力以赴，從不懈怠。祇不過就個人興趣而言，他對地理、兵法和兵操三科，較爲偏愛。黃興熱中地理，一方面由於他深知不諳地理即無以曉天下大勢，一方面也是因爲兩湖書院有兩位湖南籍的輿地權威，楊守敬和鄒代鈞。至於兵法兵操之着重，固因他自幼即文武兼資

，樂之不疲，此外也有點頗欲學以致用，來日可以領軍作戰，從事革命工作的關係。

戊戌政變後，黃興的思想即已開始起急劇的變化，他瞞着老師和同學，私下買了好些「西洋革命史」、盧梭「民約論」一類的書籍，利用課餘之暇，埋首鑽研。黃興革命思想的孕育，正是在這一段時期裏奠立的初基。

在人才濟濟的兩湖書院裏，黃興先已成爲最激進的革命派，但却由於他不露聲色，在那麼許多師生之前，毫無破綻可尋，竟致沒有一個人預料得到，他將來會成爲僅次於中山先生的革命領袖，開國元勳。當時兩湖書院的山長是一度任過武昌知府的梁鼎芬，此公徒知效忠於清廷，即使在鼎革以後，他依舊頑固的否認中華民國之存在，光緒之后隆裕病逝，梁鼎芬曾在隆裕陵前大罵民國官員，尤且出任廢帝溥儀的老師，參加過跡近兒戲的張勳復辟。

首次參加革命起義

像這樣一個食古不化，但效愚忠的滿清頑固遺老，居然會對未來的革命黨第二領袖揄揚備至，大爲激賞，真是梁鼎芬一生之中，又一趣劇之一。梁鼎芬推崇黃興：「文似東坡，字工北魏，詩尤豪邁清逸」，認爲他是品行兼優的優秀學生，來日必定蜚聲翰苑，成爲朝廷的柱石。他曾一再敦促黃興應鄉試，赴春闈，連戰連捷，大魁天下。黃興則志不在此，惟有虛與委蛇。

有一天，黃興和幾位志趣相同，比較要好的同學，聚在一起談天。起先，他默默的聽着衆人

暢談新學，多半都在豔羨西洋的砲利船堅，工商業發達，認為中國應該急起直追，有所做做。黃興深憾於他這些好朋友只知襲人皮毛，而遺其精神，對於立國的根本，茫然一無所知。他忍不住的發言說道：

「我國如果要振奮精神，勉為強國，那就不是僅自這種形式上所可求得的。」

於是就有人問他：

「那麼，依你之見，又該如何呢？」

黃興話到嘴邊，偏又縮回去了，他只是推搪敷衍的答了句：

「這話就很難說了。」

但是衆人不依，一定要他說出他的高見，一聲聲的在追問：

「你說呀，你說呀，我們究該如之何？」

黃興迫不得已，方始坦率的說：

「譬如我們要建造一幢新房子吧，欲建新屋，便不能不先將舊屋拆去。如若不然，僅祇在舊房子裏補補破簷，刷刷牆壁，就算是建成一幢新屋了。請問，這是欺人呢，還是自欺？」

他的話剛說完，一位同學白逾桓，唯恐他作此推翻滿清的革命主張，會被清吏羅織入罪，橫生波折，他趕緊打個岔，開個頑笑，但却語意深長的說：

「廬午，難道你想學泥瓦匠了呀？以你的資質，來日必成大器，學泥瓦匠未免太可惜了。我希望你善自珍惜你自己，切莫自暴自棄！」

黃興是聰明人，當然一聽便懂，他自悔失言，險些召來殺身滅門之禍。跟白逾桓兩個，顧左

右而言他，結束了這一場辯論。當晚，他和白逾桓耳語密談，各抒抱負，自此建立了革命同志的友誼。所以，黃興所交結的第一位革命同志，厥為白逾桓了。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拳亂，八國聯軍之役，唐才常、秦力山、蔡松坡等從日本回國，聯合長江會黨，組織自立會，成立自立軍，企圖在長江一帶大舉，是為庚子漢口之役，由於唐秦都是湖南人，尤其是唐才常，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並有「劉陽二傑」之稱。唐秦等人離日返國之前，中山先生和梁啟超俱曾為他們餞行，中山先生曾函請漢口方面與中會的同志，對漢口舉義儘力協助，康梁又在海外替他們募得數十萬元的鉅款。因此，唐秦之來，聲勢頗大。對於旅居武漢的湖南志士來說，尤其覺得興奮鼓舞。

張之洞派他去留學

這一次的庚子漢口之役，黃興曾應唐才常、秦力山等人之請，毅然決然的參加了，是為黃興從事革命工作之始，他和多年好友，當時同窗周震麟二人，組為一個小組。他們所負的任務是運動清軍中的湖南官兵，請他們在唐才常舉事的時侯，保持中立，勿加阻止，不要被清吏所利用。

黃興和周震麟所聯絡的，大都為清軍中下級軍官，由於這一次工作，使黃興對軍隊內部的情形，加深了瞭解與認識。他們所做的工作也有相當的成績。祇不過，庚子八月，庚子漢口之役終因康有為遲遲未將海外捐款匯出，迫使唐才常預定的起義日期一再延期，加以事機不密，消息終

於走漏，唐才常等被張之洞捕殺，秦力山、楊篤立、蔡松坡等則倖獲走脫，參加其事的湖南人，在武漢和長城兩地，計有三十餘人被捕處死。黃興、周震麟倒是不曾受到牽連。他們還在兩湖書院的宿舍裏，為秦力山、楊篤生二人餞過行，胆氣之豪，誠足令人欽佩。由於黃興和唐才常、楊篤生等一度共事的關係，後來黃興到了東京，還曾搜集唐才常的遺文若干篇，附以譚嗣同所撰的一些文章，為他們刊印了一部「劉陽二傑遺文」，風行於世。辛亥（一九一一）黃花岡之役失敗後，楊篤生時在英國倫敦，他痛恨國事之不可為，為知己好友黃興的再度敗績而悲沮，竟至蹈海自殺。黃興在香港驚聞噩耗，愴悼良深，他曾感慨萬狀的說：

「伯先（趙聲）死矣，篤生復自沉，吾輩尚有何面目偷生於人間哉？」

他親筆撰寫一副長達四十餘言的長聯，哭楊篤生。凡此都可令人想見黃興實為至性中人，而革命同志的交誼，又是何等的真誠摯切。

黃興都已經實際參加革命行動了，但是張之洞和梁鼎芬不但毫不知情，而且還認為他們是清廷未來的棟樑，理應大力汲引，加意培植。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夏天，黃興自兩湖書院畢業，由於他自己無意仕進，又沒有更上層樓的高級學府可資深造，他便留在兩湖學院繼續自修，一年後，張之洞基於為他找出路，同時也有意培育未來的師資，他在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選拔品學兼優的學生三十餘人，全部公費，派赴日本東京宏文學院，進入速成師範科，畢業八個月

畢業後返回國內，充任各級新學堂的教師。當年黃興二十五歲，他首獲入選，和三十餘位同學由武漢而上海，由上海而東京，邁進了宏文學院的大門。宏文學院係由日人嘉納治五郎所創辦，其速成師範科即專為中國學生所設。黃興係在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五月入學，與他同班的有湯檮（爾和）、周樹人（魯迅）等，湯周二二人來自浙江。

在宏文學院時，日籍教授一概用日語授課，而由范源濂（民國後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字靜生）擔任翻譯。當時，中山先生在橫濱，梁啟超等則在東京發行「新民叢報」，前者倡導革命，後者矢志保皇，兩派之間如涇渭之分明。

精心釐定革命策略

然而黃興抵日之初，即能別樹一幟，他在東京經常所接觸的人物是往後的「蘇報案」主角章太炎（炳麟）、「猛回頭」著者陳天華，專事聯絡會黨揭竿起義的湖南同鄉劉揆一，還有庚子漢口之役通誠合作過的楊篤生等人。當時革命與立憲之爭甚器塵上，日本留學生因政見之不同分為兩大派，弘文學院的中國留學生經常以自修室為辯論場，兩派相持不下，爭辯激烈。其間陳天華、章太炎等久已痛恨滿清之政治腐敗，顛覆無能，亟欲推翻滿清，實行革命主義。他們的見解與黃興不謀而合。楊篤生則起先傾向於立憲派保皇黨，服膺康梁之主張。但在庚子漢口之役失敗後，黃興、周震麟為秦力山、楊篤生等餞別，酒酣耳熱之際，黃興曾聲淚俱下的力勸秦楊放棄保皇幻

想，認為唯有革命始可以救中國，為庚子之役死難烈士復仇。當時秦力山、楊篤生痛定思痛（唐才常之敗係由於保皇黨首領康有為之吞沒捐款，遲遲不發），兼以深受黃興澎湃熱情之感動，方始認定黃興主張正確，表示全盤接受，自此楊篤生成為革命黨之中堅。因此，一股新生的力量開始萌芽滋長，中國大革命又一次顯露曙光，黃章陳劉楊等日夕盤桓，熱烈討論，由志同道合進而分工合作，利用課餘之暇，聯絡華人同志感情，歷時四閱月後，所邀集的同志已達數百人之多。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十月，黃興等諸同志創辦「遊學譯編」，宗旨在於博採書報，擇而譯述，介紹新知。發起者有黃興、楊篤生、楊度等人。在這個刊物裏，黃興親自負責移譯東瀛教育論述，在「遊學譯編」第二期至第四期上，黃興曾經譯介過日本教育家山田邦彥所著之「學校行政法論」。不久，黃興和他的同志們又創設「湖南編譯社」，專事編譯國內各學校所需用的教科書，同時倡導用白話小說喚起國民精神。陳天華的不朽名著：「猛回頭」、「獅子吼」，就是在這一段時期應運而生的。

除了發行革命刊物，黃興他們還在每星期日召集同志，舉行秘密會議，通常都是由黃興登台演說，痛詆滿人罪狀，講到激動時，每每捶胸跺足，聲淚俱下，使聽者無不為之動容。同時，黃興又決定了推翻滿清，從事革命的方針，作為革命工作的最高原則，他曾撰文指出：「凡各國民族之鼓舞興起於革命事業者，未有不由於教育之影響者。」並謂：「中華民族經營革命之事業者

，必以下等社會為根據地，而以中等社會為運動場。」從而他決定了對於中等社會教育事業的如下四個方向：

- 一、結集特別團體。
- 二、流通秘密書報。
- 三、組織公共機關。
- 四、鼓舞進取風尚。

此外，對於下等社會的教育，也釐訂了如次的三項原則：

- 一、與秘密社會為伍，轉移其舊思想，而注入以新思想。轉移其舊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
- 二、與勞動社會為伍，改革其舊知識，而注入之以新知識。變易其舊習慣，而注入之以新習慣。
- 三、與軍人社會為伍，破壞其舊勢力，而聳動之以新勢力。排斥其舊事功，而歆羨之以新事功。

黃興且認為，以上三者之妙用，右於如下的兩方面：

- 一、結集通俗講演秘密會場。
- 二、流通通俗講演之文字。

到這時候，黃興的國民革命理論基礎可謂完全確立，上列各點溶合了日本人之理論，與乎國人之經驗。不但成為黃興組織華興會以後的革命最高策略，同時，對於未來由興中會與華興會合併而成的中國同盟會，也有莫大的影響。因為，在此以前，中山先生創立興中會時，祇着重於下層社會的聯絡工作，但與華興會合而為一後，方

始對中層社會兼籌並顧，而貫徹黃興所主張的：「以下等社會為根據地，而以中等社會為運動場。」同盟會頻年以還義旗迭舉，絕大部份係由秘密社會、勞動社會、軍人社會份子為骨幹，便是最好的證明。

華興公司採礦為名

黃興首度旅日，為期不到一年半，但是他却利用每一分秒的時間，做了不少的事情。華興會的根基是他在日本打好了的革命方針，也在這一段時期確立。黃興本人，尤其一以貫之的實施他自己的文武合一教育，他吸收新知，譯介日本教育理論，編譯國內學校所迫切需要的教科書，並且提倡文藝，加強革命宣傳，同時也參加了東京神樂坂的武術會，每天清早，都要到該會去練習射擊和騎術，尚且經常參加比賽，為國人爭光，使自己成為百發百中的神槍手，在他的書房裏，到處都散放着武術會所發給的獎牌。然後，再利用假日閑暇，參觀各地士官聯隊所舉行的兵操。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二）四月，黃興憤於八國聯軍之役後，聯軍十五萬久據我東北，拒絕撤兵，嚴重侵犯我國的領土和主權，他邀集了陳天華、藍天蔚、湯檮、鈕永建、劉揆一、蔡松坡、劉成昌、楊篤生、李書城、張繼、馮自由、程家樞、馬君武、經亨頤、秦毓鎣等，組成了一「拒俄義勇隊」，推士官學校學生藍天蔚為隊長，派鈕永建、湯檮回國，游說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凱，請他出兵驅逐俄軍，拒俄義勇隊全體同志誓為後盾。在中國歷史上，這還是留學生

；——高級知識份子的抵禦外侮，自動請纓的第一次。然而，清廷清吏徒知殘民媚外，不但拒絕了留日拒俄義勇隊的請願，尚且向日本政府交涉，強迫解散，並且嚴禁留日學生學習兵操。鈕永建和湯檮到了天津，復被清廷指為「亂黨」，險遭逮捕。清廷的倒行逆施之舉，引起了留日愛國學生的普遍憤慨，他們更進一步的組織「軍國民教育會」，推舉黃興回國，積極推動革命。

於是，黃興在癸卯（一九〇三）之夏，由日本返抵上海，行前他已接受劉揆一的建議，預備連絡湖南哥老會龍頭馬福益，在湘垣起義。抵滬後，即應長沙明德學堂監督胡元倓之聘，赴長沙任教，從此他以明德學堂作為湖南革命運動的一大重要據點。留在日本的革命同志，如周震麟、張繼、蘇曼殊（玄瑛）、吳祿貞、秦毓鎣、陸鴻逵等，嗣後都相繼到明德任過教職。

黃興從上海啟程返湘，途經武昌，回到母校兩湖書院，他曾抱着大無畏的精神，向在校師生發表演說，痛陳中國必須革命的理由，並且和守舊派人士展開激辯。事聞於鄂督張之洞，深憾他對黃興「看走了眼」，黃興並非彼道中人，他勃然大怒，立命梁鼎芬逕予拿辦，梁鼎芬則懸牌驅逐黃興出境。可是，黃興却仍在風聲鶴唳之中逗留了八天，將鄒容所著的「革命軍」、陳天華所著的「猛回頭」四千餘冊，散發給武昌軍界學界人士，然後從容搭輪返湘。正由於他在武昌播下了革命的種子，其後方使武昌的革命團體風起雲湧，革命運動如火如荼。辛亥革命，武昌終於成為道義之區。

抵達長沙後，黃興一面在明德任教，一面暗中吸收同志，聯絡各方，積極籌備組織華興會。

一九〇三年九月十六日（陽曆十一月四日），借黃興三十初度，做生日酒的機會，假長沙西區保甲局巷彭淵恂的家裏，辦了兩桌酒席，聚集了二十餘位同志，舉行成立華興會的秘密會議。到會者計有黃興、彭淵恂、周震麟、張繼、柳聘農、陳方度、徐佛蘇、譚人鳳、蘇曼殊、吳祿貞、陳天華、宋教仁、黃牧、柳繼忠等人。會中決定設立華興會，公推黃興為會長，為了避免清吏注意，對外暫用華興公司的名義，而以半公開的方式出現。對外間而言，華興公司係為興辦礦業而設，集股一百萬元。用「礦業」作革命的暗號，「入股」即代表入會，股票亦即會員證。黃興並揭發「同心撲滿」之意。在華興會之下，另外又設立了兩個團體，一名「同仇會」，專門聯絡哥老會，一名「黃漢會」，負責運動軍隊，參加起義。

中國同盟會一頁史

華興會成立後，黃興便積極進行聯絡，策劃舉事。他曾由劉揆一引領，深入湘潭茶園鋪鑛山岩洞，與哥老會龍頭馬福益秘密會晤，約定雙方同以「驅逐鞑虜、光復舊物」為宗旨，密謀在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十月初十，慈禧七十壽辰之日，埋置炸彈於長沙萬壽宮禮堂，將省垣全城文武，一舉炸斃，然後乘機起義，省垣武備學堂學生及新舊軍同情革命者一致起而響應。省垣之

外，尤分瀏陽、醴陵、衡州、常德、岳州、寶慶六路，共推黃興爲主帥，劉揆一與馬福益分任正副總指揮，這便是甲辰長沙之役事前的部署。

長沙之役終因活動範圍漸漸擴大，參加份子益趨複雜，引起清吏注意，派清兵與馬福益的部下交歡刺探，事機敗露，黃興化裝爲海關人員，混出長沙城外，經漢口逃抵上海。在此一役中，黃興曾鬻祖遺田產，購置槍械，家道因而中落。可是黃興受此重大挫折，仍不氣餒，他在上海再接再厲，設立「啓明編譯社」，權充機關部，並且分頭運動大江南北學界軍界志士，擬在武昌、南京等地陸續起義，使華興會的聲勢，不然爲之復振。可惜的是十一月十九日，萬福華刺殺清廷駐俄公使王之春不成，同志多人俱都牽連，黃興且被租界捕房拘捕下獄，幸虧未被捕房中人識破身份，獲得釋放後，遂與劉揆一東渡日本。其間一度聽說馬福益將於湖南洪江再舉，黃興聞訊匆匆折返湖南主持其事，惟在途中即已獲知馬福益被捕遇害的消息，他又廢然而返。

翌年（一九〇五）七月十九日，中山先生自歐抵日，由日本志士宮崎寅藏介紹，往訪黃興，是爲中國早期兩大革命領袖攜手合作之始，黃興對於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與方針大爲折服，旋即進行組織中國同盟會之籌備工作，華興會方面的革命同志，對於是否參加同盟會一節聚訟紛紜，最後結論則爲「悉依個人自由」。

八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舉行成立大會，由黃興宣讀章程草案，獲得修正通過。按照章程同盟會應設總理一人，亦由黃興起立提議：

「公推孫中山先生爲本黨總理，不必經由選舉手續。」

經加盟同志三百餘人一致舉手贊成，中山先生自此而爲國民革命的唯一領袖。同盟會下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執行部之下又分庶務、書記、內務、外務、會計、經理六部，黃興乃由中山先生指定爲庶務部部長，並兼湖南分會會長。黃興尚且提議將原由華興會主辦之「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改充中國同盟會之機關報，經幹部會議議決，將該刊改名「民報」，十月二十一日（陽曆十一月十七日）民報在東京正式發刊，中山先生親撰發刊詞，首度公開發表民族、民權、民生主義。

中國同盟會成立後，大革命即已進入實際行動階級，所謂「孫氏理想，黃氏實行」的結合，使排滿革命的前途大放光明，進度呈一日千里之勢。自同盟會成立的第二年（一九〇六）起，至武昌起義，民國肇建止，全國各地革命同志舉事共達十五次之多，其中大部份俱由黃興代爲策劃指揮，或領導同志與清軍作戰。例如丙午（一九〇六）萍瀏之役即爲甲辰（一九〇四）長沙之役的延續，防城之役、欽廉起義、河口舉事、三二九黃花岡之役均以黃興爲總指揮，鎮南關一役黃興且與中山先生並肩作戰開砲轟擊清軍。尤其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以後中山先生經常奔走南洋、歐美各地籌募革命經費，復以清廷脅迫日本政府不准入境居留，黃興曾經長時期的代理同盟會總理一職，轉往各地之外，尚須兼顧東京總部一應事務，因此，在此一時期黃興的辛勤勞瘁

，確是功不可沒的。

互相友愛達到目的

在這麼許多年裏，經歷了如此其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孫、黃合作無間固無論矣，而黃興對於中山先生之竭誠擁戴，敬禮有加，尤足爲後世之楷模。自中山先生偕宮崎寅藏訪晤黃興之日起，黃興不論在人前人後，終其生尊稱中山爲「先生」。當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初，一部份華興會同志原不主張加入，如章士釗、劉揆一即爲堅持最力者，但在黃興的調和之下，仍然爲國民革命出力如故，並無畛域之見。這也是受了黃興經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爲黨與大局」所感召。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六月，章太炎（炳麟）對中山先生有所誤會，薄言往愬，甚至醞釀改選黃興爲中國同盟會總理。黃興聞訊立即馳書斥責，他嚴詞糾正章太炎等同志的錯誤說：

「革命爲黨衆生死問題，而非個人名位問題。孫總理德高望重，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誤會，而傾心推擁，且免陷與於不義。」

黃興對待革命領袖之忠誠，與其爲人氣度之恢宏，涵養之深邃，可自他平素自勵之語，有所覘知，黃興每每坦然以告親友：「事苟有濟，成之者何必在我。」他又有兩句座右銘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所以，三二九黃花岡之役，他身爲統籌部部長，以趙聲副之，發動之前，他却推舉趙聲爲總指揮。及至趙聲和胡漢民，率領二百餘名選鋒同志，自港入穗，廣州清吏先已得到風聲，在三二九之日中止港穗

班輪，使趙聲等趕到廣州城外，為時已在三月三十早晨，黃花岡之役早已失敗。便在趙聲遲遲不克趕來之際，時機緊迫，發難在即，黃興採取斷然措施，親代總指揮之職。失敗後，逃抵香港，作長書致各地同志，仍然語語自責，並無絲毫推諉意圖。而且，他更痛悼同志死事之慘烈，日夜惟以「報吾良友之仇」為念，決心「以酬死事諸君，庶於心稍安。」中山先生在美聽到這個消息，非常着急，他立即致電黃興，加以勸阻，同時還在他寫給吳稚暉（敬恆）的一封信裏，憂心忡忡的說：

「黃君一身為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功之關鍵。彼之職務，蓋可為更大之事業。則此個人主義，非彼之所為。」

孫黃兩大革命領袖，相知之深，相處之誠，誠足以傳為千古佳話了。

當武昌義師之起，中部同盟會主事人宋教仁正臥病滬上，即由香港，促黃興赴滬協商，可是九月初三（陽曆十月二十四日）黃興趕到上海，他和宋教仁匆匆一晤，當天便攜同續配夫人徐宗漢，化裝易服，混在張竹君的紅十字會救傷隊中，一路通過清軍的嚴密盤查，而於初七日即抵達武昌，黎元洪獲悉黃興抵步，興奮莫名，立刻派出多人，高舉「黃興到！」的高脚木牌，遍城宣佈佳音。武昌百姓，雀躍三千，家家戶戶大放砲仗，士氣民心為之大振。但是，黃興自述他的心情，却是「愧我年來頻敗北，馬前趨拜敢稱雄？」

黃興抵達武昌的當天，拜會過黎元洪，席不暇暖，旋即渡江赴漢口，親赴最前線督陣，苦戰

五天，清軍第一軍統馮國璋縱火焚燒漢口，繁華市區化為一片瓦礫，漢口失陷，革命軍退守漢陽。次日，黎元洪在武昌閱馬廠登壇拜將，授任黃興為民軍戰時總司令，黃興在致答詞的時候，即曾語重心長的說：

「自來成大事、定大業者，必自己能同心協力。若自己各存意見，互相枘鑿，無論有何種勢力，均不能成事。洪楊之敗，其前車可鑑也。我同胞無論辦事人及兵士皆宜互相友愛，以期其達到目的。」

床下都督登台拜將

黃興受黎元洪之命而為總司令，武昌的革命同志，大都不以為然。有人擁他出任湖南北大都督，有人促他從速組織中央政府，藉以控制全局。日本志士北一輝，甚至措詞激烈的說：

「黃先生不應以堂堂的革命元勳，屈居於革命軍俘虜（按指黎元洪）之下！」

但是黃興却始終屹然不為所動，他祇是在口口聲聲的說：

「本人願先上前線，與滿虜決一死戰！」

陽夏之戰既告敗績，革命軍退保武昌。黃興又化裝易服東下，十月十四日（十二月四日）已獨立的十省代表選舉黃興為大元帥，以黎元洪為副，議設臨時政府於南京。黃興又是極力謙辭，堅不承認。江蘇都督程德全再三勸促黃興到會，黃興則必欲大會重新選舉。上海都督陳其美起立致詞，大聲疾呼：

「昨日之選舉，萬萬不可作為無效。……舍

克強先生外，無足當此者！」

可是黃興一仍表示自己才力不勝，請舉黎元洪為大元帥，自己居於副席。這一大僵局，若不是中山先生計日抵滬的電報適時來到，羣情振奮，一致改擁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還不知將伊於胡底呢？

民元前後，黎元洪有「床下都督」之譏稱，相傳他是匿身床下，被革命同志硬拖出來當鄂軍都督的。但是，黃興對黎元洪的敬重，却心口如一，亘久不變。民國元年他卸任陸軍、參謀兩總長後，應袁世凱之邀訪問北京，一住兼旬，旋即返里省親，湘中人士，歡聲雷動，掀起了空前熱烈的歡迎浪潮，有人主張將長沙的小南門易名為黃興門，以彰黃興的不世殊勳，黃興却期期以為不可，他由衷推辭的說：

「我奔走革命，係為萬人謀幸福，非為個人名譽計。今若通過此議，轉將授外人以口實，而且此次革命告成，乃黃陂（黎元洪、湖北黃陂人）首發其難，論功當以黎公為最。為何不聞鄂省公民有將漢陽門易為元洪門之議呢？這事是我斷乎不能贊成的。」

然而，湘中人士却不管他贊不贊成，等他離湘赴滬以後，依舊把小南門改成黃興門了。

自南京留守解任，到二次革命失敗，東渡日本，旋赴美國，黃興在民國元年到五年袁世凱死，黎元洪繼，中山先生和黃興相繼自日美返抵國門，這一大段歷史，早期的中外雜誌頗多記述，中外讀者當已耳熟能詳，茲不再贅。民國五年陽曆六月二十二日，黃興返抵上海，當時中山先生

業已先在，和他時相過從，促膝暢論天下大事。黎元洪一再敦請孫黃出山，藉爲己助，都被孫黃加以婉拒，其間和黃興堅持「與其巧取，弗若拙守」的主義，頗有關聯。當湘督湯薌銘被湖南人攆走，三湘人士曾經電請政府力挽黃興出任湖南督軍。黎元洪和段祺瑞俱曾致電黃興，徵求他的同意。但是黃興仍然以才不勝任爲辭。他的左右詢以故，黃興便侃侃然的說道：

「我奔走國事二十餘年，目的在爲人民謀幸福，非爲個人求權利。方今共和復活，社會上應與應革之處正多。我的政治主張無非平民主義和改良主義，不如從此着手，國家方可獲得間接的補益。所以歐西在野黨的責任，比當軸者尤重，今後我即將本此宗旨而行。」

口鼻噴血病入膏肓

民國五年十月十日國慶紀念，黃興曾邀集同志赴味菴園同申慶祝。那天他起身特別早，正在法租界霞飛路私邸的庭園裏散步，驟覺耳鳴目眩，想要進屋休息，尙未來得及舉步，便有一股鮮血，自口中噴出，當下便暈倒在地，了無知覺。那時候黃太夫人、黃夫人和二、三、四公子都在日本長崎，惟有長公子一歐隨侍在側，他親狀大驚，立延德國醫師居禮前來診治。居禮投以治標的藥，果使黃興徐徐的甦醒，他張開眼睛，頭一句話就說：

「請分別通知各同志，味菴園之約，恕我不能去了。」

當天午後北京來電，黎元洪授予黃興勳一位

。黃興不但不喜，反而慨乎系之的說：

「想我奔走革命二十餘年，那完全是我對國民應盡的職責，毫無勞績可言。元首授我大勳位，使我深感慚愧。」

他就在病榻上口授辭呈，命他的長公子黃一歐擬就電稿，婉詞却謝，並且關照要立刻拍發出去。

口鼻噴血後，黃興即以客廳爲病室，治療調養，數日後，稍見起色，但是精神仍覺疲憊。日本老同志宮崎滔天前來探疾，黃興撫着他的肩背說：

「我自從涉世以來，就抱持憂國之念。我這一個病，可說由來已久了。因爲我是心病而非身病，只要此身一日存在，我的憂國之念就不容或已。如今會突然罹此重症，或許是我的一腔熱血猶有未盡，所以要悉數吐瀉噴濺，有以報我國民。果真如此，那我此次必死無疑。」

宮崎滔天難以遏忍，頓時就掩面痛哭起來。

十天以後，黃興的病況越來越見轉好，彷彿可能痊癒了。但是他却關心時局，每天都在病榻上詢及國事。當他聽說法國人亟欲佔領天津老西開（地名，本名海光寺窪，居英法日租界和南市之中），以及黎元洪、段祺瑞的府院之爭愈演愈烈。黃興便焦燥萬分，大發脾氣。黃一歐屢次苦諫乃父，勉遵醫囑，屏絕一切，黃興却一句也聽不進。不久，他陡然覺得肝部膨脹，連夜失眠。急召居禮來，據診斷爲胃潰瘍症。經注射後初尙見效，轉而又趨嚴重。第二天，黃興週身皮膚發黃，據居禮說是由於膽汁流入血管所致。俄而竟

失血不止，中山先生聞訊，迅借唐紹儀前來探視

，殷殷詢問病況。當時黃興已自知不起，他籲請孫唐二氏維持民國前途，又說：

「我死以後，倘若國家能日臻富強。那麼，我就雖死猶生了。」

中山先生和唐紹儀情不由己，含淚以應。溫慰數語後相偕告辭。這一天，是民國五年十月三十日。

第二天是十月三十一日，清晨三時許，黃興突又咯血無算，急召醫師，灌以藥水，無效。宮崎滔天匆匆趕來，代延日本醫師佐佐木金太郎，診視過後，這位日本名醫率直的說：

「黃先生實已無藥可救了。」

沉毅篤實是真君子

黃一歐一聽這話，當下便失聲痛哭。號啕之聲驚醒了陷於彌留狀態的黃興，他緩緩的睜開了眼睛，急劇的喘着氣說：

「我死了，你莫哭，你要留下這一腔熱淚，哭向天下蒼生，那才算是我黃某人有後！」

俗諺：「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唯有黃興這位一代雄豪，他的最後之言，竟是如此其既悲且壯。

從他說完了這一段臨終遺言以後，黃興又陷於昏迷不醒。僅祇殘留一口游絲般的呼吸，延至

中華民國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黃興方始一瞑不視，與世長辭，得年四十三歲。

黃興逝世之日，在上海的革命同志，羣相奔赴黃廬，撫屍痛哭，長公子黃一歐哭之尤慟，但

他仍能勉定心神，節哀順變，一面電告中央政府暨各省軍政二長，一面電請黃太夫人、黃夫人、二、三、四公子迅即返國。中華民國開國偉人黃興病歿噩耗傳出，中外震悼，中央政府通令全國下半旗誌哀，參議院、衆議院舉行聯席會議，通過國葬典禮。民國六年春三月，奉葬於湖南長沙岳麓山之陽，會葬者多達十餘萬人，爲古今所罕見。

據黃興的老同志、老同學，迭任黃興的參謀長、總參議的李書城說：當黃興在滬上臥病，臨

終易簀之際，民初要人李根源到病榻之畔跟他辭行。黃興曾告誡他說：

「黎元洪太懦弱，段祺瑞和徐樹錚則專門爲北洋系打算，有這三位當家，祇怕全國統一無望。對內搞不好，就更談不上對外了。」

同時，他還囑咐李根源下列四事：

一、籌安會「六君子」之一，胡瑛無志節，既可憐而又可恨。但是聽說他很窮，正走頭無路，甚望念在舊交，維持他的生活。

二、譚人鳳與築宋教仁墓，至今猶未完工，

冀能有人負責。

三、李烈鈞的隊伍都快要餓飯了，應請黎元洪爲之妥籌辦法。

四、國會必須注意立法，法立而後政治始有依據。倘若只問政治，則政治將愈趨紛亂而不可收拾。

由此可見黃興的爲人，他確能做到公私兼顧，巨細靡遺的地步。證諸他的口頭禪，所謂：「慢慢細細」，巨人長德，歷久彌堅，黃興確爲沈毅篤實的眞君子，不愧爲開國四偉人之一。

簡介中國石油公司

本誌資料室

負責供應台灣能源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之中國石油公司，爲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發展的新形勢；業務不斷增進，並積極向多方面推動；展望今年業務進行的主要途徑，可概括爲下列數項：

一、擴大油源的探勘：

由於國內經濟成長迅速，各種能源的需量日益增加，因此中油公司近年來油品供應的增長率迄在百分之十五至廿左右。惟目前本省原油產量有限，大部仰賴進口。爲謀自給自足，對於陸上及海域油源之積極探勘與開發，爲中油公司最迫切的任務。此後除積極開發已發現之錦水、鐵砧山、青草湖、寶山、崎頂、永和山等石油田，并擴大陸上探勘外，更

積極努力於海域油源的探勘，目前已與數家國際油公司合作，在台灣海峽及北方海域從事探勘工作；已與美國亞美和公司共同租得海上鑽井機械，正進行海域油源鑽探。而首創我國海域鑽探石油之紀錄。此外，爲謀多方開拓油源，中油公司近兩年來，曾在菲律賓中部島嶼，與菲商合作進行陸上探勘工作，六十一年下半年復在印尼中西部海域與美商合作從事海上的探勘。

二、增加煉油設備：

由於能源需要量日增，各項石油產品煉製量必須隨之作不斷的增長，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於六十年第六、七兩蒸餾工廠相繼完成後，每日原油煉量雖已由原來的十萬桶增加至二十萬桶以上，但依照目前估測，二三年後即仍不敷用，故現正積極趕工再增建日煉量十萬桶蒸餾設備一座，預計在六十三年開工生產，屆時高雄煉油廠日煉量將可達三十萬桶以上。爲便利北部地區用油及節省儲運費用，中油公

司決定在北部增建日煉十萬桶之煉油廠一座及籌建深澳專用油港；以供三萬噸級以下之油輪停泊卸油。除上述計劃外，中油公司並決定在新竹青草湖增建每日處理天然氣一百五十萬立方公尺的第三天然汽油廠，預計六十二年底完工，屆時連同前錦水及通霄二天然汽油廠，每日可處理天然氣達五百餘萬立方公尺。

三、加強油料運輸供應：

中油公司進口原油，主要來自中東，爲掌握油源及控制成本，中油公司自五十八年開始，迄已自建完成十萬噸級油輪五艘；尚有一艘在建造中，定本年交船。屆時連同舊有一艘三萬六千噸之信仰號油輪，中油公司共掌握油輪噸位六十三萬六千噸，自運率就目前言可達百分之六十以上。爲便利油輪之停泊卸油，除在高雄建有兩套外海浮筒卸油設備外，將續在北部外海興建浮筒設備，配合北部煉油廠同時完成。除原油運輸外，國內油品及天然